



乱世绯闻  
系列 02

王家有女初长成，养之不易嫁之难。  
我是屠夫小姐，你是棺材公子，  
真正是门当户对，良辰美景。  
凑合凑合「团」一对，



# 乱世

十青 著

情场三分毒，小心「爱」入膏肓  
冤家？佳缘？

古代？现代？

一团乱中麻，如何「抽」得清

珠海出版社

『虐情天后』十青变脸『抽风宝贝』  
古代原住民大  
战穿越外来客  
完美颠覆穿越神话  
求嫁！恨嫁！错嫁！绑架！……！  
嫁女成风，嫁郎成疯



# 乱春

十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乱春 / 十青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 7

(乱世绯闻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627-9

I. ①乱… II. ①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7855号

乱世绯闻系列 之 乱春

©十青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 - 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66 字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627-9

定 价: 68.4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录

第一章 · 许氏弱水

001

第二章 · 苏家良辰

013

第三章 · 死缠烂打

027

第四章 · 公子吓人

045

第五章 · 心怀鬼胎

063

第六章 · 鸳鸯乱点

083

第七章 · 采花大盗

103

第八章 · 逃之夭夭

123

第九章 · 误入歧途

139

# 录

## 目

### 第十章 · 男女通吃

153

### 第十一章 · 纠缠不休

167

### 第十二章 · 鱼水之欢

185

### 第十三章 · 全是奸情

207

### 第十四章 · 狼狽为奸

223

### 第十五章 · 逼上梁山

239

### 第十六章 · 同舟共济

255

### 第十七章 · 皆大欢喜

275

### 番外之一 · 别问我是谁

285

### 番外之二 · 穿越又见穿越

293



# 第一章

## 许氏弱水

LUANCHUN



“许招娣，奈良县城人，年方十六，容貌清秀，知书达理，恭顺有加，写得一手好字，绣得一手好花，侍奉病母卧榻，帮衬老父持家。家姐六人出嫁，就剩待嫁一朵花。别说我马婆子看了喜欢得紧，就是哪家少爷见了都要动了春心。那姑娘，好一双春水荡漾桃花眼，扶柳婀娜水蛇腰，酥胸肥臀身条好，皮肤白得就似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说话轻声细语，软到你心坎儿里去。瞧瞧，就是这画像上的人儿，多俊的姑娘家啊。”说着，虎背熊腰的老妇站起身，往前凑凑，恨不得把那幅画像贴到坐在她对面那个年轻公子的脸上去。

“美吧，俊吧，看这腰、这屁股、这胸口，将来准保能生出一溜儿带把的出来。要不是你们家大奶奶早先跟我提起这事儿，我可能就说给别人家了，多少人排队等着呢。话说我马婆子在这奈良城里说了二十年的媒，有几对不成？看看我家里收的人家送来配成对的匾，放都放不下啊，堆了满满登登两个大屋子呢。刘公子，我看您满面红光，俊秀文雅，娶这许家姑娘一准儿是娶对了，信婆子一句话，包你两年抱仨，刘家香火兴旺不衰。”

马婆子坐在茶馆里说得口吐白沫眉飞色舞的时候，我正从后门的窗户里看见她桌子对面的刘家少爷眉梢抽搐，脸色青白，嫌弃地将身子往后仰了再仰，拎起袖子不时掩面。再看画中那风华绝代、妩媚动人的女子，我身形一歪。

是的，很不幸地，马婆子画像中的许家姑娘，那个桃花眼、水蛇腰、肥屁股、大胸脯，白馒头一般的俊俏姑娘，其实是我，可不幸的是，那些让公子们春心大动，甚至会禽兽不如的优点，我其实一个也不曾具备。

我叫许招娣，顾名思义，我爹希望我招来一个带把儿的弟弟，可这名字却是我娘给我取的。很多年前，我娘嫁给了我爹，然后恪尽职守地从成亲后的第二年开始给许家延传香火，年复一年，一个接一个，我娘有着池塘里芦苇秆的坚韧性，不屈不挠地寄希望于自己长年凸起的肚子上。生出个带把的，那意味着挺起腰，直起身板做人。可我娘从没生出一个带把的，但是我娘是我家腰板最直的人，连我爹都比不上。

十里八村无人不知王芦花是何等角色，那是奈良县最出类拔萃，屠夫中的极品屠夫，王屠夫的独生女儿。就为着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号和在奈良县显赫的家世，我外公把我柔弱的爹许配给了我虎虎生风的娘。

顺便说一句，我爹是个秀才，但我爹是倒插门。外公经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特指我爹。他深信，这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极是厉害：秀才口，骂遍四方；乞丐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外公是个粗人，当然他自己不爱听这话，他说，他这种人是务实的老实人。嗯，像我外公这种老实人平时最恨口齿利落的人，可能是年轻时候吃过这种人的苦头，他深受其害，以至于在四十岁之后，突然立下家规，王家从此不许出秀才、乞丐，还有媒婆。

可我听大姐说过，外公对口齿厉害之人的致命性反感来自于外婆，因为外婆当年是个风光一时的金牌媒婆，也就是说，能说会道、巧言善辩的本事，已经登峰造极，尤其是与外公吵架的时候，那气势、那口才，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可惜外婆死得早，外公才有胆子立下这么有针对性的家规，这就叫：人死了，但气势还在。

就在王家这个历史性改变的重要时刻，我爹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地谴责外公鼠目寸光的行为，当然，他的遣词造句一定不会激烈。不管是通过细心说教，还是举例证明，抑或者是抱着外公的裤腿沉痛哭诉，总之，我爹取得了他这辈子在王家成员横行之下的唯一一次决定性胜利。

我自是不知道我爹到底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固执且被阴影笼罩了一辈子的外公，来娣说，外公大概是被爹死皮赖脸的执著折磨到头昏脑涨，以致产生了自我了断性的投降。我很赞同，顺便说一下，来娣是我六姐，正如数字顺序所示，她是老六，我就是老七。

来娣很敢说话，而且她的行为与言辞一样让人不可思议，娘说，这妮子一定是投胎时抢错了人皮，疯疯癫癫的，以后不要烂在家里嫁不出去才好。

爹说：“女子生出这种脾气，不可，不可，如何是好？”

外公最常说的是：“许来娣，你给我滚出去。”

然而，我对我这个疯疯癫癫的六姐并不讨厌，相反，我觉得她有时候说的话





还十分有道理，比如她说过：“许王氏妇人，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在准备生孩子的路上奔赴。”这句被我奉为经典。

然而，我娘生了一辈子孩子，让产房外面的我爹的心一次次破碎，却始终没能达成所愿。而自从四姐打破了外公从京城的观音阁求来的送子观音之后，我娘下令，王府不可再养任何一种雌性动物。于是，王府鸡飞狗跳，但凡母的，一律格杀勿论，除了女主人和女仆人以外。

我出生的时候，漫天大雪，我爹和外公在门外等了一天一夜，终于等到产婆出来报喜的一句：“恭喜老爷，是个千金。”听到噩耗，外公当场昏厥，被管家给抬着回去，狠掐人中。我爹则是脸色灰白，颤颤巍巍地接过我，然后抱着我痛哭，涕泪横流，最终把自己关在供奉许家祖先牌位的地方，面壁思过去了。

许家无子，这是让人肝肠寸断的境遇，至少外公和爹是痛不欲生的。而我娘，虽然心存遗憾，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点，令她烦恼的是，这么多女儿生出来，每个名字都要有好的寓意好的兆头，若是再生不出儿子，她脑袋里有寓意的好名字就要用尽了。

瞧我六个姐姐的名字，旺娣，兴娣，有娣，带娣，存娣，来娣，还有我，招娣。这足可见我娘急迫的希望与寄托，如此的赤裸裸。

而我娘生我之后身体便不如从前，也就没法再接再厉下去，就这样，我跟我大姐足足差了十七岁，大姐的儿子比我还大了两岁。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不枉我娘每年的香火钱捐了无数，在我出生两年后，父亲终于达成夙愿，中年得子，可这孩子不是出自于我娘。就为了延续香火，我娘痛心疾首地允许爹纳了户偏房，女人年轻自然有优势，隔年就争气地生了个胖小子，我爹乐得再次涕泪横流，将自己关在供奉祖先牌位的小房间里诉衷肠去了，而外公也再一次在产房门前昏厥过去——不同于上次，这次，他们是欢喜过度而致。

香火得存，举家欢庆，男丁满月的流水宴席摆了足足三日，王府终于甩掉被自家人视为耻辱的“许家七仙女”的美誉，王家宝的出生，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哦，忘了说，王家宝是我万众瞩目的弟弟，因为我爹倒插门，所以男丁跟着我娘的姓，而我们这些已经泼出去的和即将泼出去的弱水们，仍旧姓许。

六姐长我三岁，却是我先被安排出嫁，原因是六姐来娣有着牛皮糖一般让爹娘束手无策的个性。然而，上门的媒婆没一百个也有八十个，许来娣的怪异行径、荒唐举止，一时间传遍奈良县，恶名压倒美名，让人闻之胆寒。尤其在吕家少爷受害，裸奔东门大街的那惊悚的一夜之后，全城的媒婆皆视王府为阴曹地府，许来娣则是牛鬼蛇神，于是再不踏入半步。那时候，每每看见六姐那玩世不恭的歪笑，再看见父母被气得七窍生烟的神色，不知为何，我竟有种愉悦的心情。

回到府里的时候，秋儿直接把我带到六姐的房间，她歪倚在书桌后面，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知姐莫若妹，一般来说，在平静表象之下，一定酝酿着惊世骇俗的本质。六姐听到脚步声，把书放下，抬起头，笑道：“招娣，来，给你看好东西。”

“六小姐，你轻声点，小心让夫人身边的陈妈给听去了，到时候去告状，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秋儿一边关门，一边小声嘀咕。

我朝六姐的书桌走过去，见她爽快地把书递给我，待我看清楚上面的图，顿时面如火烧。

“六姐，这是……”

“春宫图。”六姐满脸笑意，“你年纪不小了，该知道的事情最好一样也别错过，反正迟早都要经历的，早知道也有好处，至少不打无准备之仗。”六姐站起身，拍拍我肩膀，语重心长地接着道，“我们王府可是屠夫世家，非同一般高门大户，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皇族官家，那你我也不算什么大家闺秀，拿出屠夫家女儿的粗俗和放荡不羁来！不就是画册嘛，连真人我都看过，这种程度实在是小菜一碟。喏，这王府里就你一个开窍的，好东西我都会与你分享。拿去吧，看完了记得还我。”

我捏着书册，面红耳赤地从六姐房间里走出来，把书藏在袖子里，佯装若无其事，径直回了自己房间。冬儿正在房间里打扫，见我进门，满脸喜悦地凑上来问：“小姐，如何？那马婆子口中的文武双全的刘公子如何？”

“不如何，可能马婆子说的文武双全是刘公子的上辈子，这辈子就文武不

全，气短体虚。”我慢悠悠地走到案台前边，不着痕迹地将那本簿册子垫在屁股底下，看了一眼冬儿，“你去跟六姐说，我若是嫁出去了，她在王府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最可爱的芦花娘亲，绝对绝对不会轻饶了她，是上吊，还是出家，让她自己看着办吧。”

冬儿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六小姐若是听到您这话，会气得龇牙咧嘴的。”

我无所谓：“六姐最擅长的不是这个，不过，她若是肯帮我，说不定我真的可以不必这么早嫁出去，至少等到她嫁了，再轮到。”

“小姐不想嫁人？老爷和夫人不会允的，尤其是老太爷。”

“不要紧，反正出了一个六姐之后，再多个烂在家里的七妹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我们是屠夫世家，屠户女儿应该有的粗俗和放荡不羁，我一样都不会少。”

冬儿聪慧，俯了俯身，乖巧地道：“奴婢知道怎么回复六小姐了，这就先去了。”

我点头，目送冬儿离开，带好门。冬儿没有秋儿那么伶牙俐齿、尖酸泼辣，这跟在我身边的丫头，性子也有几分像我。但对付六姐这种顽劣且狡猾的人，需要以智取胜，而智慧来源于沉稳和冷静，这是百变的六姐不具有的，更是她的死穴。

安静、温顺而闷骚，擅长使用卑鄙而不动声色的阴着，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以上是六姐给我的评价。

而爹娘说我慢如牛，乖如兔，老实又温顺，就怕嫁出去做个受气包。

外公则说我看样子不像是个管家婆的料，却生出一副小老婆像。

我根据这一评价还特意参看了二娘，那个隐忍而温顺的女子，仿佛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一张脸，说话声音弱弱软软，对我娘简直言听计从，而父亲似乎很喜欢她。因为家宝一直由我娘带着，所以跟她很亲，再加之二娘老实听话，王府大院一直很和谐，可谓其乐融融。只是关于家宝，他有些颠覆全家人对于男丁的希望。

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如此柔弱怯懦的男孩子，家宝还是第一个。平日里读书写字大部分都由我陪着，他的一举一动，除了夫子也就是我最了解。算命的说，家宝天生怯懦，性如女子，这是因为头上女子太多，占了他的阳气，须尽快将家里的女儿嫁个干净，男丁自然英气十足，前程似锦，这就是娘这么着急地想把我和六姐泼出王府的原因。

当然，我那人神共愤的六姐一定不会乖乖就范，至于我，其实我很孝顺，而且乖巧，但我不喜欢别人逼我做我不愿做的事情，比如逼嫁，一般说来，我会默默抵抗，嗯，是站在六姐这棵大树下，默默地抵抗。

伴着一杯香茶、一盘豆沙桂花糕，我哗啦啦地翻着簿册子，看得津津有味。游龙戏凤，男耕女织，攀龙附凤，曲意逢迎，琴瑟和鸣，鱼翔浅底，貂蝉拜月，西施浣纱，人面桃花，竹林吹箫。可当我看到最后一页时，嘴里的桂花糕哽了一下，以翻滚的姿态，囫囵吞了下去。香茶不够，我又续了一壶白开水送服。

名字起得真好，我在怀疑，这是不是我那多才的六姐所为？王府的许家前五仙女都很少读书，一来自己不爱，二来我爹的说服力太小，不过从六姐开始，全府上下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情况彻底改观了，用六姐的话说：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要读书学字，一定要学，好在被休之前争取到自己合理的利益，至少也要看得懂休书写了啥，然后再把名字签上，免得被糊弄了。

六姐小时候极其聪明，聪明到让我爹薅光了头发一般沮丧，只恨老天没让她扯张带把的人皮，然后子承父业。当时，七岁的六姐做了一首《明月几时有》惊艳了整个奈良县，八岁做了首《沁园春·雪》被赞大气磅礴，十岁又做《洛神赋》再一次惊艳众人之时，得到下笔如有神的“才女”称号。然而才女也并不是在哪里都吃得开，至少在外公眼界之下，那是连下地种水稻的农夫都不如的，而六姐以一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惹怒了外公，尤其在外公听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个出家人物的时候。于是，面壁思过的，从我爹，换成了我六姐。

然后一年接一年，数十首诗词出自她手，人们不断被惊艳着，年深日久，竟然慢慢习惯了。于是每每再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出手，都被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默默地消化了，不管是看懂了的，还是根本就不识字的。

小时候我不懂那些笔画复杂的字到底有多让人爱不释手，长大之后，把六姐的东西翻出来看，才发现的确写得极好。可等我要跟六姐讨教一二，企图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时候，六姐已经懂得变通地放弃从文以成名的路线，她开始以跳舞博取美名，在院子里跳出露大腿胳膊，还坠了满身铃铛并浑身抽搐的舞蹈，气煞了外公，拎着扫把满院子地追着她打。六姐自然不服，稀奇古怪的想法皆勇气可嘉地付诸行动，但结果往往让她黯然泪下心灰意冷。来娣曾埋怨说，她这机关算尽却仍不能修成正果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奈良县天高皇帝远，还是在这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的窘况之下。再加上陷入遍地农夫、屠户、棺材铺等等缺少鉴赏和发扬精神的人群当中，让她天下无双的才华，如同一段上好的檀木被做成了一口漆木大头棺材，不管它质地多好，光看它形状，便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虽然总有内行人，可再好的棺材在他们眼睛里，也不过只是棺材而已，这就叫习以为常。于是，来娣的春天刚刚来到，马上就被严寒给冻死了。而后她也顽强地闹过离家出走、攀墙上树之类的把戏，但最终都是下场凄惨，长此以往，她也就学乖了。

从此六姐沉寂了，邻里之间传言是江郎才尽，而六姐常在晌午过后，躺在院子里的葡萄藤下，有气无力地摇着扇子，悲春伤秋地跟我说：“原来十八般武艺都不管用，谁说新鲜东西都能吃香来着，娘的。”

她又看了看我的脸，哭丧道：“招娣，我很无聊。”

我朝她笑笑：“六姐无聊的话，可考虑嫁人，然后像娘一样繁衍不息，身后跟着一屁股孩子，那样的话就基本上没时间无聊了。”

我话刚说完，六姐突然跳起来，兔子一样地瞪着我，高呼：“子啊，带我走吧。”

我站在一边，看着她悲戚的神色，狞笑道：“许来娣，真高兴你能跟我做伴。”

对于刘公子的表态，我娘的积极性可谓前所未有的高涨，遂让陈妈出府十八请，好说歹说，才把马婆子的大驾请到府上。破天荒地，外公也愿意出门相见，

虽然马婆子总是让他有点耿耿于怀，可是为了王家宝的阳刚之气，他决定拼了老命。

府上主子一共七位，我娘仍旧心有不安，还特意把二姐也给召了回来坐镇王府。我二姐是王府上下最美艳的一个，那马婆子吹破牛皮要推给刘公子的画像，说是我二姐还差不多。娘喜欢二姐，仅次于家宝，因为二姐争气，在我们姐妹之中嫁得最好，只是，以二姐夫的年龄其实可以跟我外公称兄道弟了。

“招娣，你听着，女人嫁人，就等于第二次投胎，别看男人是长得俊秀还是能说会道，其实那些都没用，长不出大米，也变不出金银财宝，所以还是要务实。就我看，这刘家二少爷就不错，人是弱了点，可好在家境够殷实，你可别跟某些人一样犯傻，做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二姐眼长，一挑、一撩都是风采，可此时她挤眉弄眼可不是为了卖弄风情，这一眼瞟过去，准确无误地瞄向了坐在一边事不关己的六姐身上，满眼愤恨。

“啧啧啧，是啊，是啊，熄了灯，长成什么样子的男人还不都是一样，不过，虽然好看还是难看是没区别了，可是摸下去是结实的胸膛，还是捋到一手皱皮褶子，这总是分得出来的。至于有钱嘛，其实也没多了不起，没两年光景腿一蹬，眼一闭，谁管你是貂蝉还是东施，不都是一样？都是寡妇。”六姐笑嘻嘻，脸上有着令二姐咬牙切齿的不屑。

“寡妇也好，总比嫁不出去没人要，吃娘家的，喝娘家的，还要让娘家跟着丢尽脸面的强。”

“哎呀呀，丢娘家的脸总比做了寡妇被说成克夫克子的要好。对了二姐，您什么时候给我们耄耋之年的二姐夫添个一儿半女的啊？”

“许来娣。”二姐的声调高了不止一个八度，脸颊红彤彤的，丹凤眼眨得厉害，“有种说话呛我，就有种找个男人把你从王府接出去。”对了，二姐成亲几年来一直没有生育，虽然甚得姐夫喜爱，据说夜夜春宵，却迟迟没生出个结果来，这让二姐甚是耿耿于怀，也成了二姐夫那南苑北苑的后宫嫔妃们在背后大嚼舌根的谈资，让她们有了在口头上报复得宠的二姐的机会。

“勿气，勿气，你看你，火气这么大，眼角的细纹又明显了，回头又要买多



少燕窝补补啊。我听说东巷街头的万福春，燕窝加鹿鞭一起买，店家还可以少收些银子，刚好你家都需要，不如一起买了。”

二姐彻底气结，刚要发作，只见娘从门外把马婆子像请菩萨一样给请进来，憋屈地闭了嘴。六姐嘴角带笑，拿个鸭梨一口咬下，朝我看看：“招娣，吃梨不？”

我笑道：“不分梨，放心，一定不分离。”

六姐听出我话里的意思，一张一合的嘴瘪了瘪，眉梢有些抽搐，却不敢再多说话。嗯，我是打算拖着六姐这么耗下去，她甭想甩掉我，或是把我当成挡箭牌。

随后陈妈把外公和父亲也招了来，还有二娘和家宝。马婆子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跟我娘拉家常拉得有十万八千里之远，等到时候差不多，我娘就开始问她刘公子斟酌之后的结果。那马婆子也是见过世面的，最懂什么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学会了见人说鬼话的本事。

“夫人也不是不知道，刘家是什么门第，那可是十里八乡的高门大户啊，早先就说起，他伯父一家可是在京城有头有脸的，堂兄还在漕运那方面大显身手，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儿。要不怎么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明明红的是他伯父一家，可这刘家跟着沾了多少好处，那可说都说不完啊。”

我爹娘筛糠一样地跟着点头，表情有些难看。外公则看了看我，眉头越蹙越紧。

“上次我不是把一张画像给了刘公子吗，人家回去看了又看，不知道怎么就派人去瞧了咱们七小姐，还把我叫到刘府好一顿训斥，说我言过其实，欺骗了他们。”

大家听到这儿，不约而同地转过脑袋看了看我。我面容算是清秀，正所谓眉清目秀——那是对没特色的女子最善意的赞美；皮肤白，但是清瘦，没有二姐的妩媚丹凤眼，也不似六姐般浓眉大眼，我自顾自地长成了一块豆腐，白归白，但没优点，不丑，却也不漂亮。再看身材，如果说，柳树可形容成婀娜的话，我大概就是那个程度上的婀娜，说白了就是像柳树一样单薄，是单薄哦，不是娇弱，

这也是我最可悲的一点。如果是娇弱，还可以引来男人怜香惜玉的爱心，可如果是单薄，他们只会想到天生不良，与“女人”二字沾不上边儿。

“其实，要我说，不成也是好事，姻亲这种关系，可也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就跟你杀鸡不能用牛刀一样，不然，以后一定没好下场。婆家看不上眼不说，还得挨婆婆嫂子欺负，那日子可怎么个过法啊？等到男人喜新厌旧，再讨几房妾室，几个月不去你房里走一趟，那可真不用活了。”

马婆子端起茶杯，牛饮一口，继续道：“刘家经商又为官，咱们王府虽是奈良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可也毕竟跟人家有些差距，再加之婆子我之前太想促成这段姻缘了，让人逮到把柄了不是？你都不知道当时刘家大奶奶说话那个刻薄劲儿啊，就不用提了，说得我这老脸，青一道，紫一道的，一点情面也不给。不过还好咱们招娣年纪还不大，日子有的是，奈良县没成亲的小伙子也不少，这刘家不成，咱就再挑一家，不见得就比刘家差啊。”

“唉，眼看着我家来娣也嫁不出去，要是招娣也这样，你说我还怎么活啊。”我娘一脸愁容，悲从中来，“不知道倒霉是不是也带传染的，有了这一个嫁得不顺利，连带着下面的都不顺利。本想到老来享享清福，没承想还是要跟着操心，真让人不省心啊。”说着，我娘还撩起衣袖拭了拭眼角。

我爹捋了捋疏松的胡子，拍拍我娘的肩膀，甚是稳重地道：“儿女自有儿女福，凡事顺其自然，太执著了也不好。”

我娘还没吭声，只听见“啪”的一声响，外公拍案而起，眼瞪如牛：“我就说高攀不成，早就依我的话，招娣现在都抱上孩子了。马婆子，你回头给去瞧瞧跟我们老王家门当户对的，不管是做豆腐的、腌咸菜的，哪怕是开棺材铺的也成，只要家底殷实一些，招娣嫁过去不受苦，都成。”

全家噤声，扭头看上座的外公，有些言语不得，谁知六姐“扑哧”一声笑出来，指着我道：“开棺材铺的，招娣，这个好，毕竟豆腐咸菜我们不大吃，但是再过个几十年都得死翘翘，棺材总是用得着的，实惠得很。”

“马媒婆，以后还请你多多帮衬着，帮我早日找到合适的郎君，让父母和外公少操心。”我话音刚落，意料之中，脑后传来外公的怒吼：“许来娣，你甭

得意，看我在大街上给你逮个三教九流就把你给嫁出去。”

我笑笑，六姐却憋绿了脸，这就叫言多必失，枪打出头鸟，六姐再狡猾，也对付不了外公的固执。一物降一物，我用软着，而外公都用硬的。